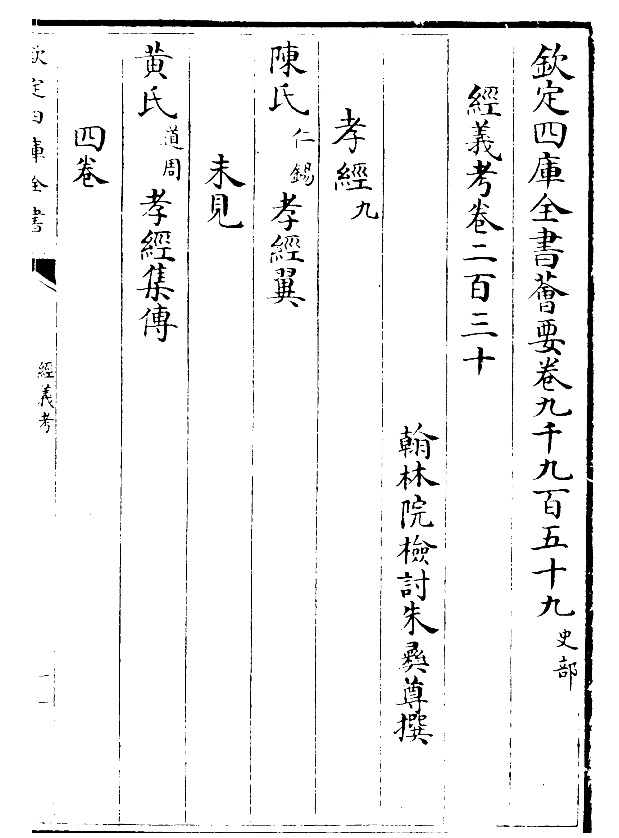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九

陳氏仁錫孝經翼

未見

黄氏道周孝經集傳

四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為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為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為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為

孝經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

朱烜曰先生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今觀集傳乃以孝經為經以禮記孟子錯綜為緯與前日寫本絶不相同

陳有度曰先生嘗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今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為孝經義疏以孟子七篇為孝經導引其他六籍皆肇是書蓋鄭孔所未發也

陳允元曰夫子以孝經綱領六經而其文簡質不若他經之崇閎自劉鄭以下數百家所紬繹章句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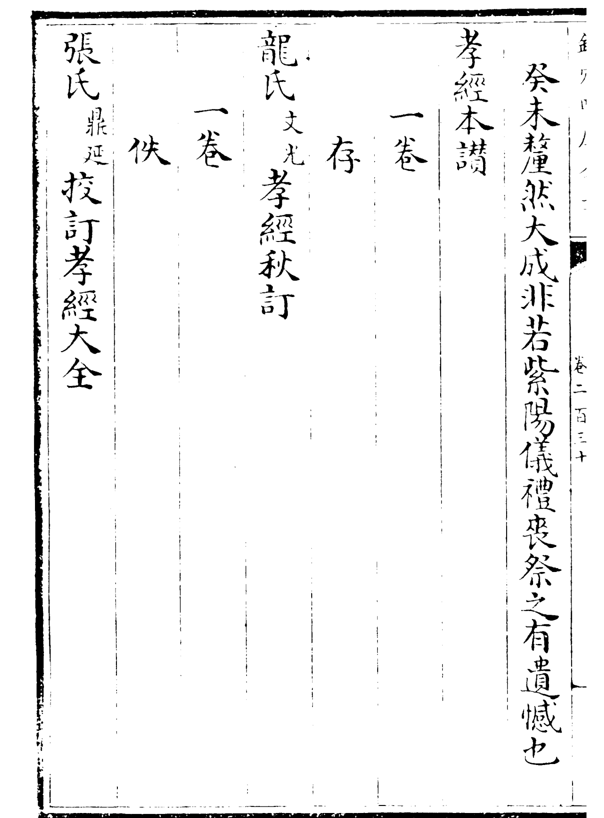
與不作誰明其原今讀集傳昭昭乎日月江河也有聖人作將修周公之業於傳乎取之將明孔子之道於傳乎取之先生嘗云孝經千七百七十三字合乎天行今觀大小傳煩簡損益各有權度後有達者當有悟於斯文矣

孫承澤曰潭浦黄先生孝經集傳以孝經為經以二戴禮儀禮為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鄭開極曰鄉先生石齋黄公考注經傳其功甚偉而

孝經集傳一書尤稱醇正其分經别傳則朱考亭之
刊誤也次第篇章則劉中壘之今文也儀禮二戴記
以為疏義則六家之同異可無論也小傳則公之所
發明大傳則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闡述也微義五著
義十二則公之自序其節目也言該而義切其為集
傳也若是至德要道不粹然明備也耶
沈珩曰紫陽朱子孝經刊誤因文删定無所增加嘗欲
掇取他書之言别為外傳以發此經之義而自謂未敢

蓋若有待焉晚歲脩明三禮則以儀禮爲經若二戴記及諸經史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黄幹續成之潼海黄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謂六經之本注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疏義也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顓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此紫陽脩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小傳五萬餘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



癸未釐然大成非若紫陽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

孝經本讚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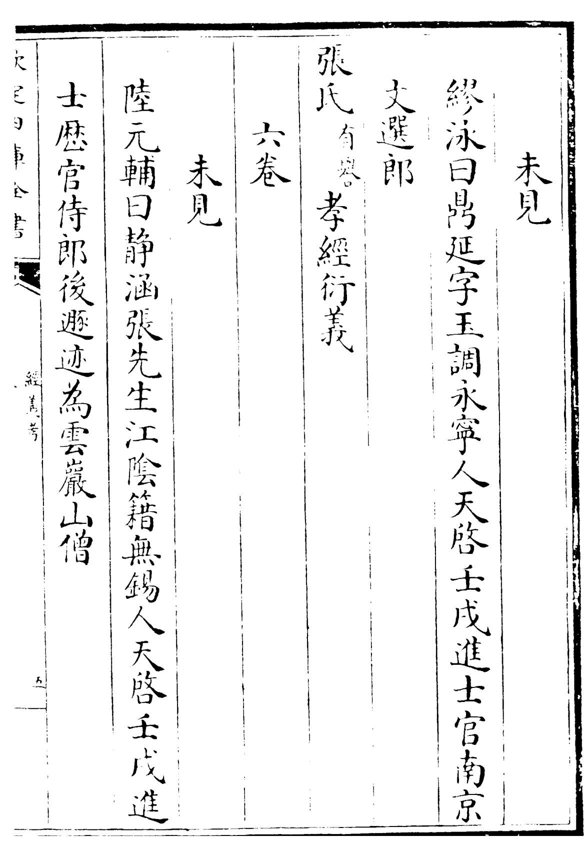
存

龍氏文光孝經秋訂

一卷

佚

張氏鼎延校訂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嵒延字玉調永寧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南京

文選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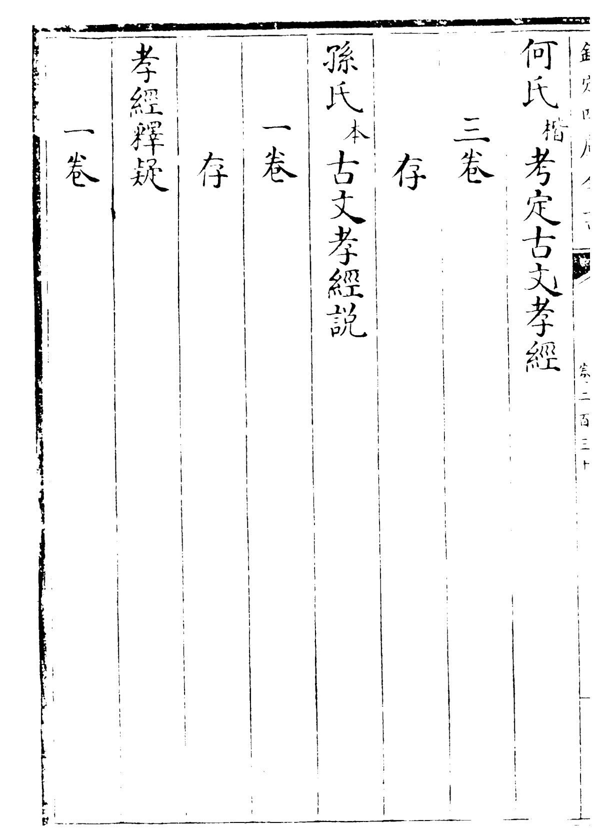
張氏有譽孝經衍義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靜涵張先生江陰籍無錫人天啓壬戌進

士歷官侍郎後遯迹為雲巖山僧



何氏楷考定古文孝經

三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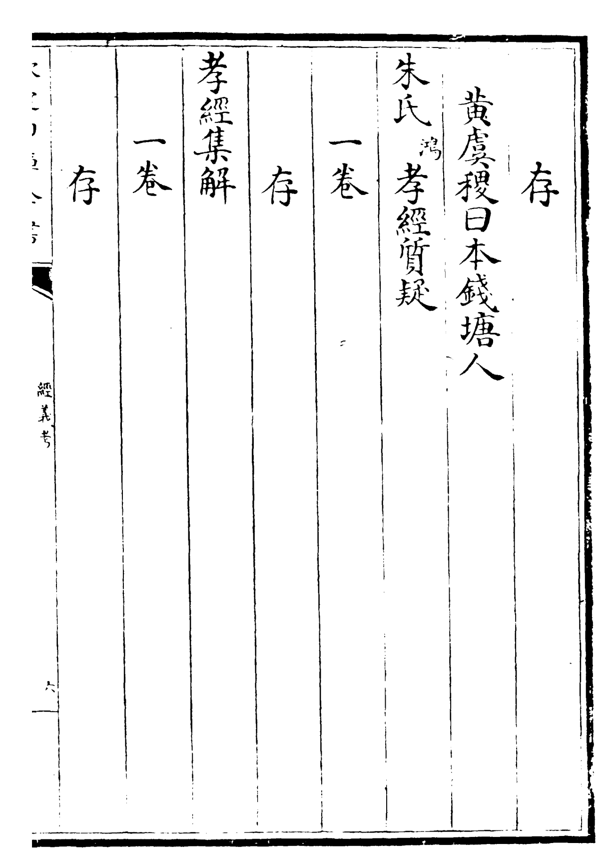
孫氏本古文孝經說

一卷

存

孝經釋疑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本錢塘人

朱氏鴻孝經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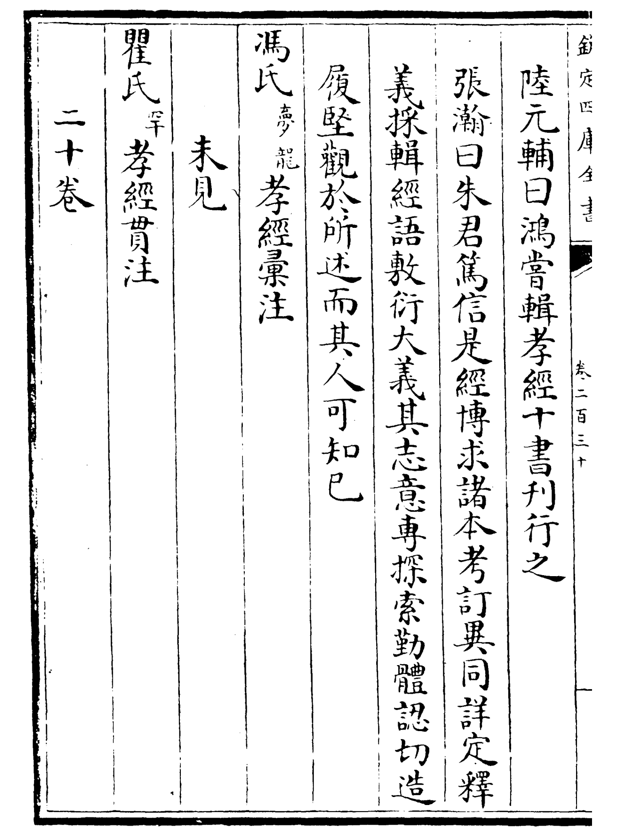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孝經集解

一卷

存



陸元輔曰鴻嘗輯孝經十書刊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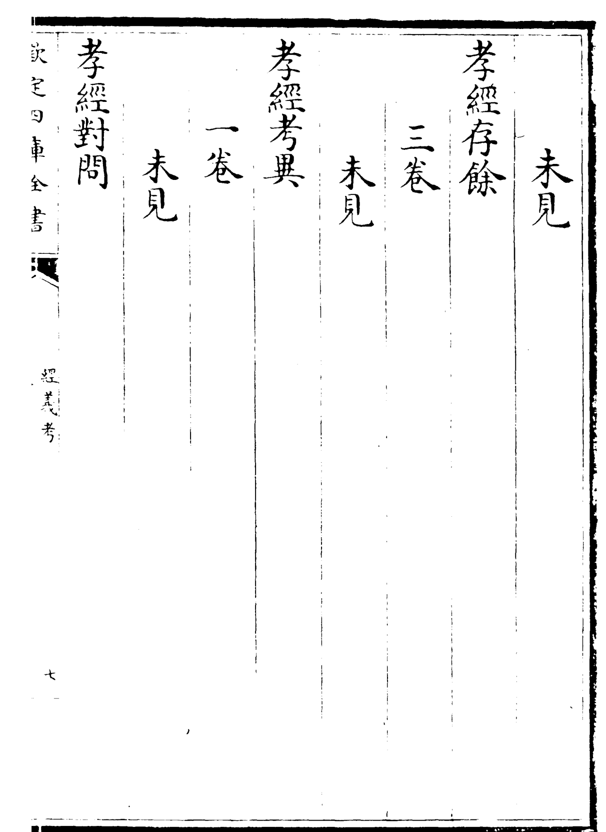
張瀚曰朱君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義採輯經語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探索勤體認切造履堅觀於所述而其人可知已

馮氏夢龍孝經彙注

未見

瞿氏罕孝經貫注

二十卷



未見

孝經存餘

三卷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未見

孝經對問

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黄梅人瞿九思子縣諸生崇禎七年獻其書

陳氏 咨範 孝經求蒙

未見

朱氏 鼎材 孝經考注

未見

張氏雲鸞孝經講義

未見

繆泳曰張雲鸞字羽臣無錫人

陳氏三槐孝經繹

未見

蔡氏復賞編次孝經

未見

梅氏鷃和孝經疏抄

一卷

存

江氏元祚孝經彙注

三卷

存

江氏旭奇孝經疏義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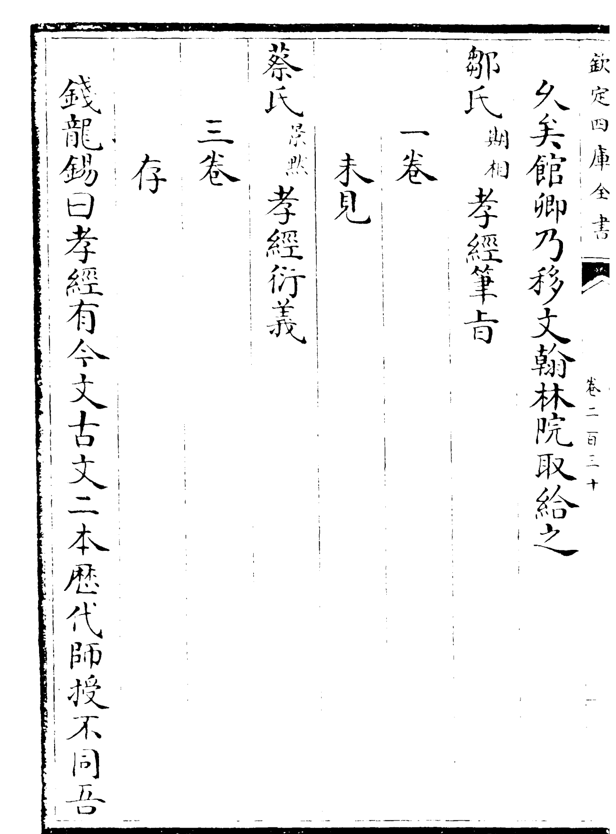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崇禎二年正月進

旭奇進表畧曰臣惟享祚之久三代之中無如周三代以下無如漢周之文武止孝達孝尚矣漢之列宗廟號皆有孝字蓋立愛惟親愛其親而愛他人上下常相保之術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漢孝宣時疏廣疏受以之訓儲孝章時介冑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

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隋蘇威言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納其言以孝經賜鄭譯孝經原有閨門一章唐司馬貞諱之遂為馬嵬之兆周賓興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齊内政公問卿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漢元朔間有司議不舉孝以不敬論唐制舉明經孝經為九經之首宋詔察孝弟力田而明經仍唐制我太祖高皇帝諭俗首孝順父母亦有孝弟力田通經孝廉

等科後來廣輯經書大全發題試士孝經偶遺賚有
待於皇上也臣敢以師說疏義進呈伏乞勅下禮部
會集儒臣補成孝經大全考試發題使萬世皆仰盛
典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繆泳曰旭奇以貢入太學崇禎二年正月車駕臨雍
旭奇進所著孝經疏義得旨下部議許直省學臣命
題試士太傅襄城伯李國楨為板行其書會四譯館
安屬國遠人有踞求孝經疏義者曰外國知有是書



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

鄒氏湖相孝經筆旨

一卷

未見

蔡氏景默孝經衍義

三卷

存

錢龍錫曰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歷代師授不同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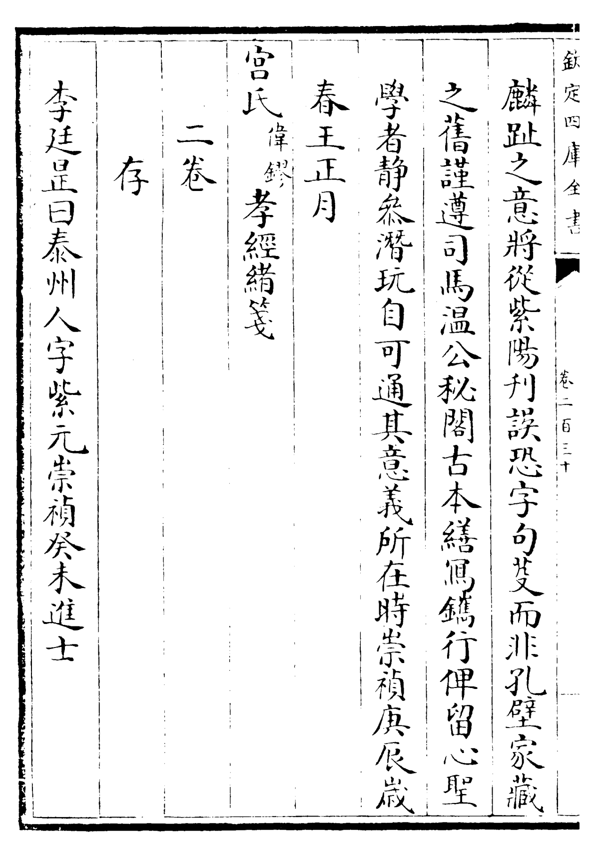
友蔡伯樾氏研精歲月著古文衍義一編陳臥子見而激賞謂當授鋟以廣其傳是經當從古本無疑而學官所頒黨塾所肄不當外此者也

李茹春曰伯樾古文衍義根極理要每傍繫辭立解嘗爲論以駁作忠經擬孝經者曰春秋固忠經也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人臣委身事主凡經國子民之業盡在無忝所生之中豈必求端於孝經外哉識者韙之

許譽卿曰伯楲兼通九經其教授子弟進退以禮出其門者皆有法度近以孝經注疏未詳網羅漏逸博存衆說旁引曲達務合源流豈不為草莽功臣乎

何萬化曰吾鄉蔡伯楲氏每謂易傳春秋與孝經相表裏春秋繼易傳而作孝經繼春秋而成以天地之經挽人倫之變也會令上表章孝經頒布學宫伯楲出所著衍義公諸同志既詳擇於古注之内復博採於古注之外是經無多字句移易可畢令讀衍義令

人尋味累日莫竟何其纏綿引遠洵泗水之功臣矣
景獃自序曰孝經一篇孔曾傳道之書文全義洽原
自貫通但或引其端或廣其説或中前旨或發別義
故並冠以子曰乃後儒武斷妄列章目強分經傳殊
失聖賢本旨憶昔萬歷庚辰獃方六歲先君子首授
古孝經耳提面訓朝夕被服口誦心維習與性成因
著衍義三卷今上表章是經頒布學官甚盛典也然
宇內承訛已久將從石臺注疏恐閨門闕而遺關雎



麟趾之意將從紫陽刋誤恐字句芟而非孔壁家藏之舊謹遵司馬温公秘閣古本繕寫鐫行俾留心聖學者静叅潛玩自可通其意義所在時崇禎庚辰歳春王正月

宫氏偉鏐孝經緒箋

二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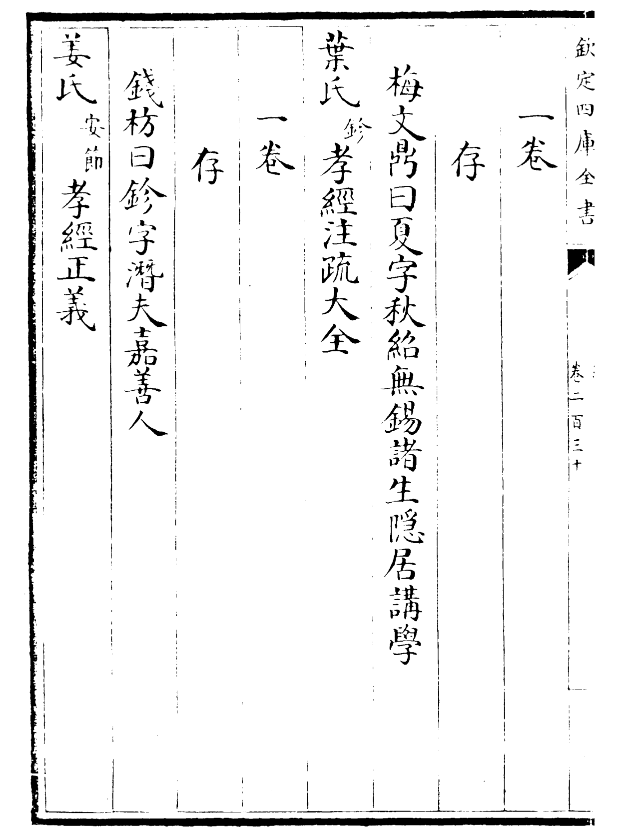
李廷昰曰泰州人字紫元崇禎癸未進士

薛氏 正平 孝經通箋

未見

錢陸燦曰正平字更生華亭人晚以字行更字那谷少為儒長為俠老歸釋氏死石頭城下瘞於方山之陽作孝經通箋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晉宋閒不忘留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乎此其用意之深如此

張氏 夏 孝經問業



一卷

存

梅文鼎曰夏字秋紹無錫諸生隱居講學

葉氏鈖孝經注疏大全

一卷

存

錢枋曰鈖字潛夫嘉善人

姜氏安節孝經正義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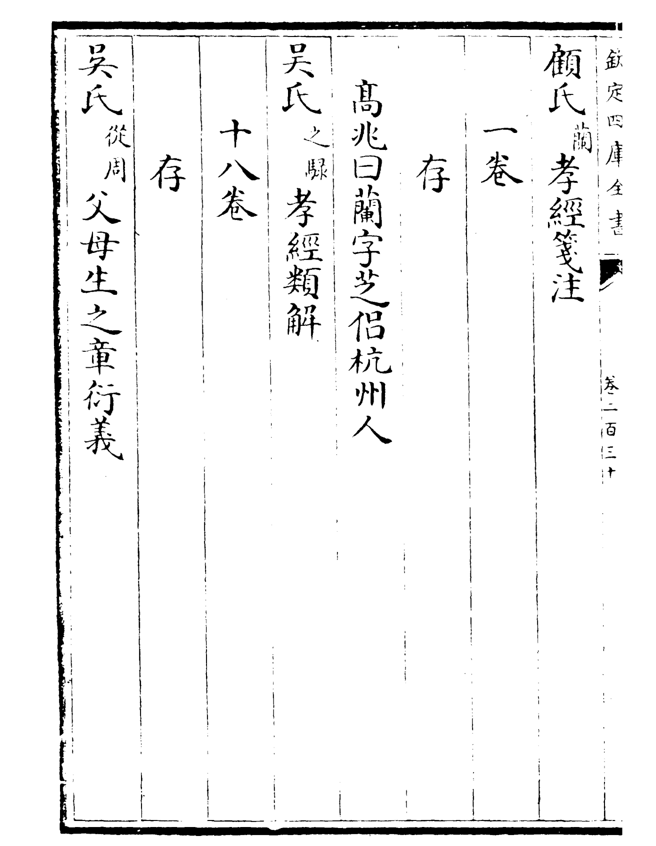
李廷昰曰萊陽人字兹山

王氏復禮孝經備考

二卷

存

毛奇齡曰復禮山陰人文成公五世孫人稱為草堂先生



顧氏蘭孝經箋注

一卷

存

高兆曰蘭字芝侶杭州人

吴氏之騄孝經類解

十八卷

存

吴氏從周父母生之章衍義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吉士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至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一

漢志十一篇

存七篇

司馬遷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揚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又

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茍知之亦允蹈之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又曰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

王肅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廣韻注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

姚信曰孟子驅世事於仁義之域使行者步中正之途 又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又曰軻之書非自著既

没其徒萬章公孫丑記其言耳

林愼思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

皮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粲若經傳繼乎六籍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

程晏曰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

賈同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按賈氏責荀篇所云十四篇蓋析七篇上下

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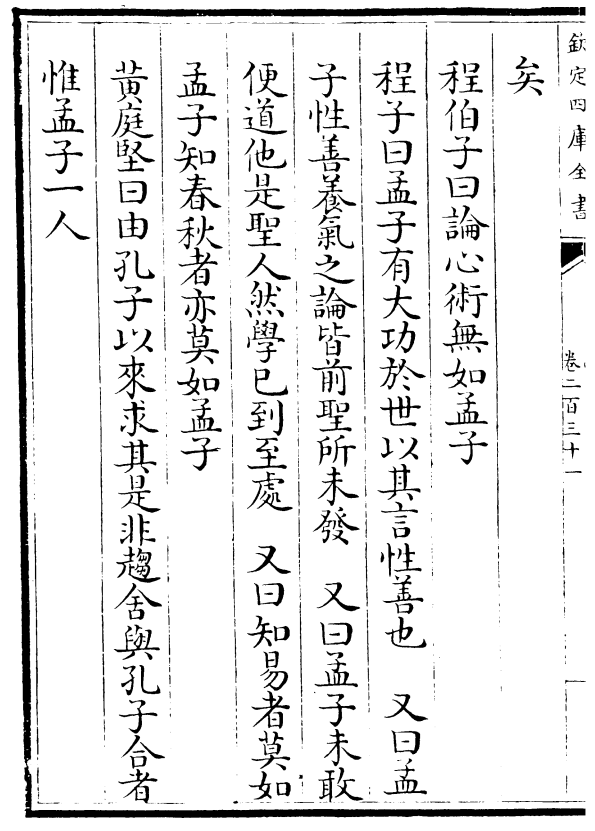
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

蘇洵曰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劖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司馬光曰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徐積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

蘇轍曰不觀於詩無以知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



矣

程伯子曰論心術無如孟子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

黄庭堅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

晁說之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

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知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

胡舜陟曰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

洪邁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

施德操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説於橫流啓人心於方熾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

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人開悟後世者至深矣

劉昌詩曰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為正是謂四篇

朱子曰孟子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知非綴緝所就也　又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

又曰孟子要熟讀　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

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張栻曰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

陳文蔚曰孟子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自解此一二句

輔廣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真得

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

董銖曰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曾論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畧加刪定也

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高似孫曰士生戰國之間其能屹主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王應麟曰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禄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　又曰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又曰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又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

與疑皆傅會

黄震曰孟子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譏之夫李泰伯以富國彊兵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温公守樸意見所不合與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又曰晦庵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不合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没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

齊宣王甚明湣王在位四十年孟子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謂有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矣此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馬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

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

趙悳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何異孫曰孟子是�军自作之書

薛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王鴻儒曰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

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

胡居仁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内外本末交盡郝敬曰戰國處士横議楊朱墨翟騶衍鬼谷子公孫龍之輩百家簧鼓竽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孝弟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歸於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渾化使當世由之而不知後世習之而不察

嗚呼微已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於詩書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

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

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説春秋謂仲尼奬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禄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説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

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又曰孟子器宇正自寛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宣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禄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為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茍取而不為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者不以為異端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

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間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已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為隘以柳下惠為不恭以仲尼為不為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

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又曰孟子言性善原於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性善之淵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之受指於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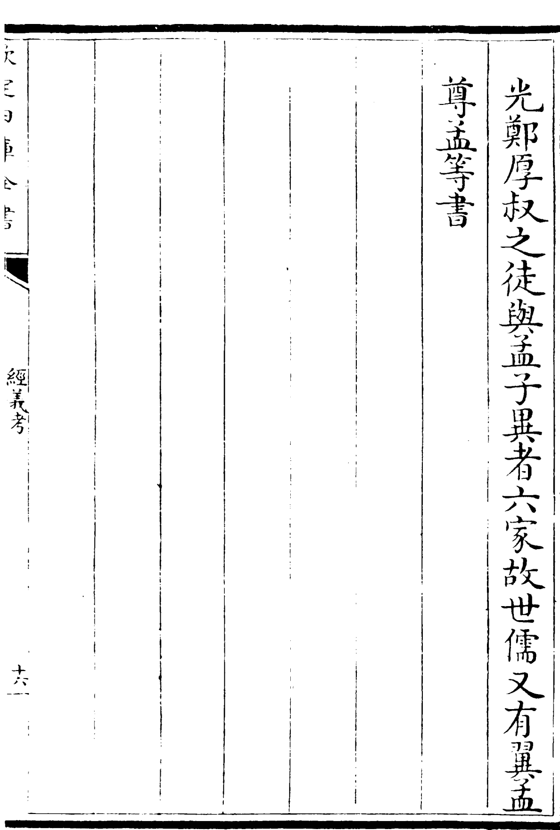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旨也　又曰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為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為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小大之分也論語與羣賢論學故包羅大孟子與世人勵廉耻故切劘精　又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録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為劖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

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為知言　又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甚無根柢據七篇中義理文字多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文字義理全與中庸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意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為孔子徒私淑諸人故或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為衍趙岐

注孟子及孔叢子書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
按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孟子未得為
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為臣今按孔子生伯魚
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
夫子與夫子同時後此百餘年孟子長受業安得子
思尚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
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
孔子歿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為繆公臣計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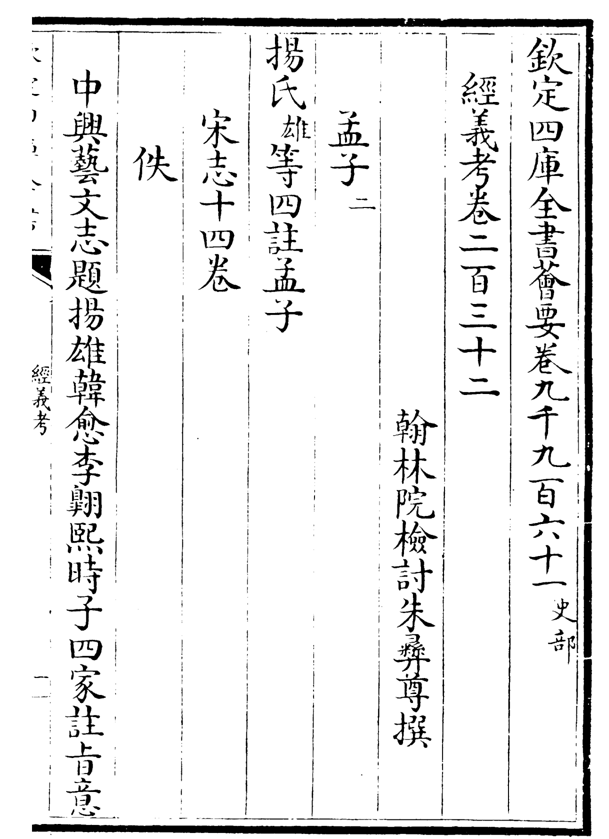
年巳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葢年高為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楊豫孫曰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於經其七篇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趙岐云偽書也漢文帝常置博士其後王充林愼思馮休李覯司馬



光鄭厚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一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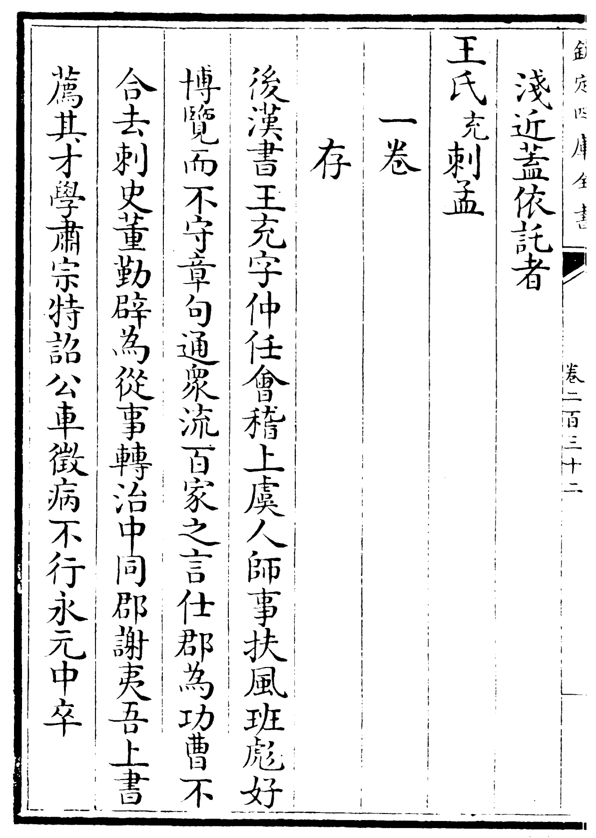
孟子二

揚氏雄等四註孟子

宋志十四卷

佚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註旨意



淺近蓋依託者

王氏充刺孟

一卷

存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其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永元中卒

邵博曰大賢若孟子其可議乎後漢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按刺孟計六篇

趙氏岐孟子註

隋志十四卷

存

岐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

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説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

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
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
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
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
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
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
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説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殁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

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

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内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唯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别其指分

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爲皮氏長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

懼禍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歴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刺史遭黨錮十餘歳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年九十餘卒

張鎰曰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馬總曰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晁公武曰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絶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眞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

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絶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陸九淵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黄澈曰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欲得君蓋以安民也

王應麟曰黄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　又曰滕定公文公趙氏注云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　又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

為氏者　又曰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何異孫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玄賈公彦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亮他勤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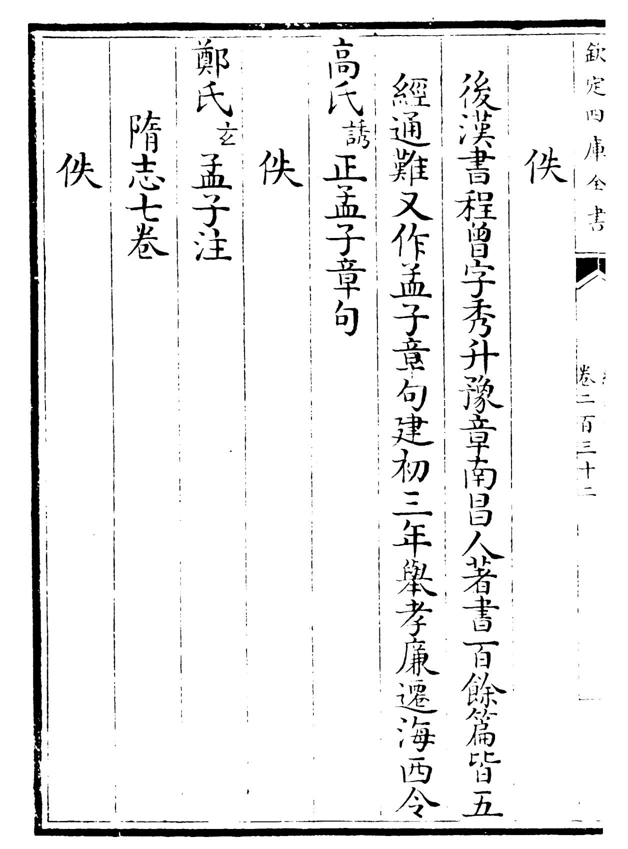
鄭公曉曰孟子至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

經自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陳士元曰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按宋鄭耕老說亦與趙氏同

程氏曾孟子章句



佚

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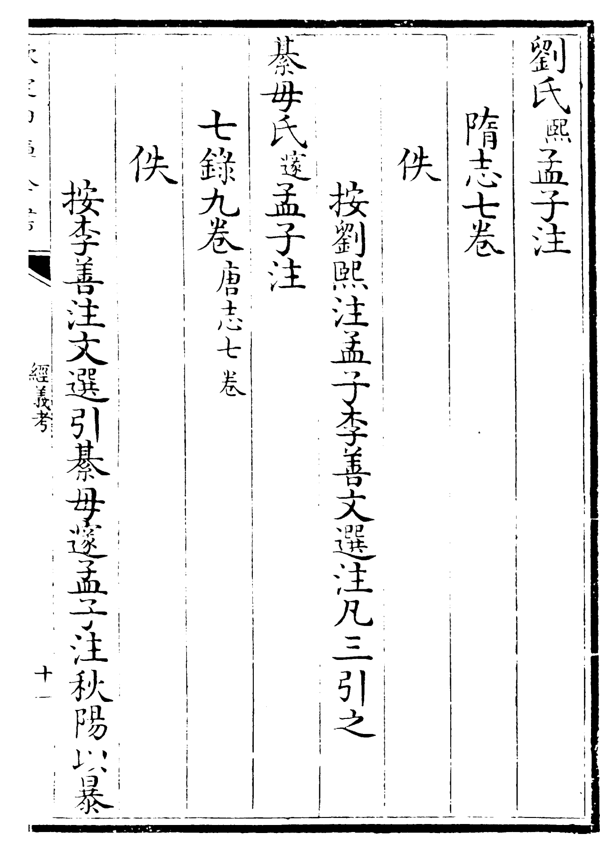
高氏誘正孟子章句

佚

鄭氏玄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劉氏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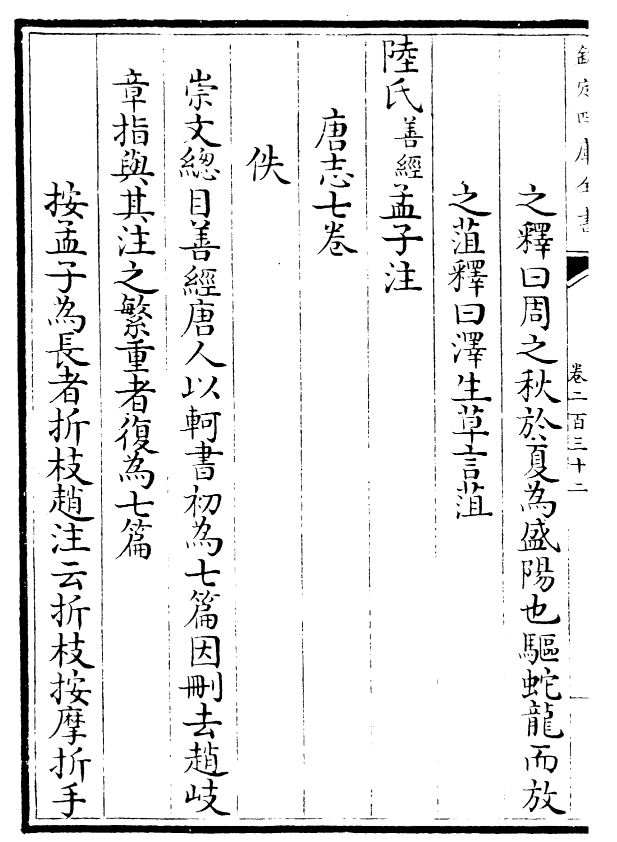
按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綦毋氏邃孟子注

七錄九卷唐志七卷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



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菹釋曰澤生草曰菹

陸氏善經孟子注

唐志七卷

佚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

按孟子為長者折枝趙注云折枝按摩折手

節解罷枝也陸云折草樹枝朱子集注從之
有私龍斷焉龍斷義趙注未詳陸云有岡隴
斷而高者集注亦從之性猶湍水也趙注云
湍水圜也謂湍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
集注兼從之餘若配義與道陸言以道義配
之則能充塞為之詭遇陸言詭計以要禽也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言君子所過人者在
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盎於背陸言如

負之於背子莫執中陸言子等無執中有達財者陸言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變其彀率至能者從之陸云彀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被袗衣陸言衣之美者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注云鄒魯相鄰故云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

子意自以當之以况絶筆於獲麟也是書舊

唐書經籍志失載今已無存見孫宣公音義

張氏鎰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宋志二卷

佚

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大歷

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静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

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

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為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

姑蘇志鎰字季權一字公度

按張氏音義云睊睊胥讒側目視貌言睊睊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徒杠成杠方橋也可通徒人行過者栝棬屈木為之其趨一也趨

讀趣言其趣而正道無異也朱子集注從之

鄒與魯閧閧鬬聲從門下者朱子從而節之

餘若善為說辭說音稅捆屨捆作䌰子噲燕

易王子訑訑盖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

之貌與諸家詮釋差别舊唐書經籍志亦失

載僅見孫氏音義

丁氏公著孟子手音

宋志一卷

佚

按丁氏手音今亦無傳其見於孫氏音義者
頋比死者一洒之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獨樂
樂上音岳下音洛從獸無厭厭平聲反其旄
倪旄老也倪謂繫倪小兒也乃屬其耆老屬
會聚也爾何曽比予於是曽音憎則也乃也
悻悻然見於其面悻悻作婞婞狠也直也舍
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舍音赦止也勞之來

之勞來皆去聲門人治任將歸治任謂擔任
之具虆土籠也梩土轝也先儒説五霸不同
有以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
文為五霸者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兩馬之力與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
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為
車所轢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
使然以上皆為朱子集注所取其文異者是

罔民也罔作司止或尼之尼作屋相與輔相之相作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使民肹肹然盻盻作肸肸師死而遂倍之倍作偝蠅蜹姑嘬之蜹作蟉云蟉未詳所出或以蟉與蝣同謂蜉蝣也音由一說蟉姑即螻姑也摶而躍之摶音團一四雛匹作疋音節疋雛小雛也是以言餂之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

此字從食葢傳寫誤也又有音異者汙音蛙不平皃恔音皎憭也許行行音衡弤朕弤音彤義與弴同掊克在位掊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貉稽曰貉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又有義異者龍斷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葢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媒妁之言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晉之乘楚之檮杌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

謂春秋為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播種而耰之耰壅苗根也有梏亡之矣謂悔吝利害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變其彀率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躍如猶言卓爾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劉氏軻翼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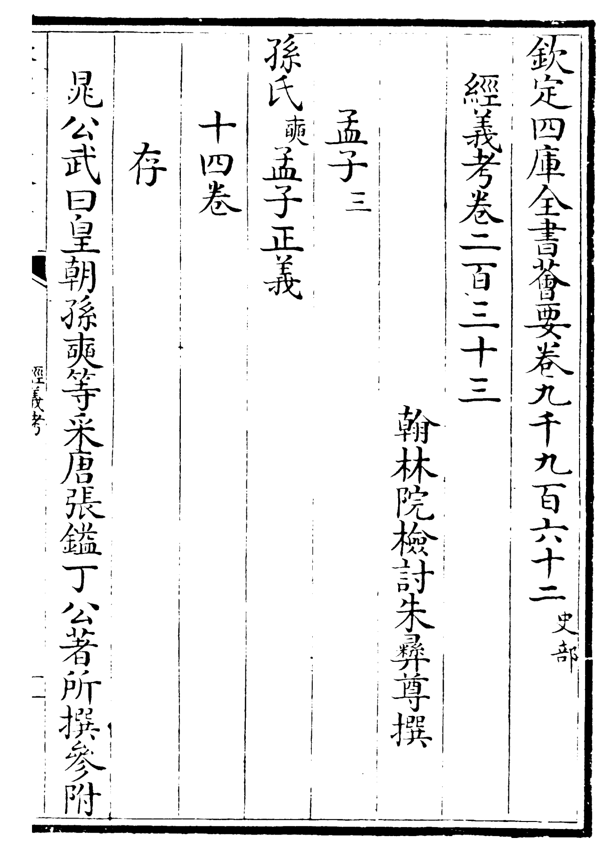
三卷

佚

闕

曰劉御史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若庚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軻為人所著翼孟三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惜乎所著書散佚無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 三

孫氏奭孟子正義

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孫奭等采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

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纒趙岐之說爾

王應麟曰孫奭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即位名為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子監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

按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殀若顏淵壽若名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于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

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㩼交報仇是也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

衆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即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為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葢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踈矣至詮西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吴夫差太宰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攷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不贍劉向

新序作
不占

孟子音義

宋志二卷

存

奭撰進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

猶洚水懷山時晝昏墊緐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獘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敕校定仍據趙注為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

臣今詳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刋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司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奥妙而

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陳振孫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俱未精當奭方

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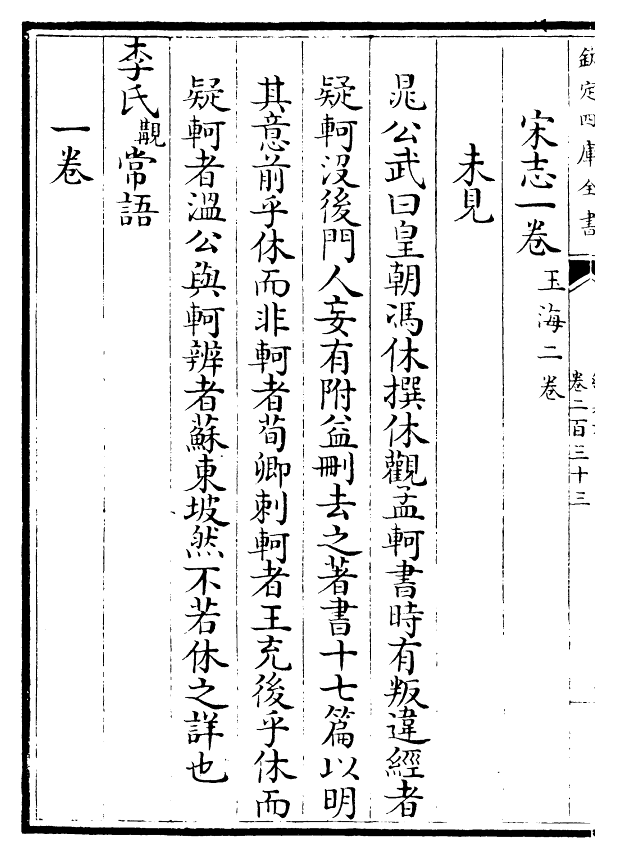
遺

鄭公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

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為正義於是

孟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

馮氏休刪孟子



宋志一卷　玉海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删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李氏觀常語

一卷

存

葉紹翁曰揮麈録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閲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閣第一咸即浚父也紹翁竊考揮麈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為首

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取泰伯之文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初

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説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説者為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登科記慶歴二年壬午歳八月國嘗名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

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然非孟子注之文

周密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説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説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横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

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於泰伯亦然至於説之叔友拾其遺説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蘇氏洵孟子評

一卷

存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内却引洪景盧語景盧後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察也

司馬氏光疑孟

通考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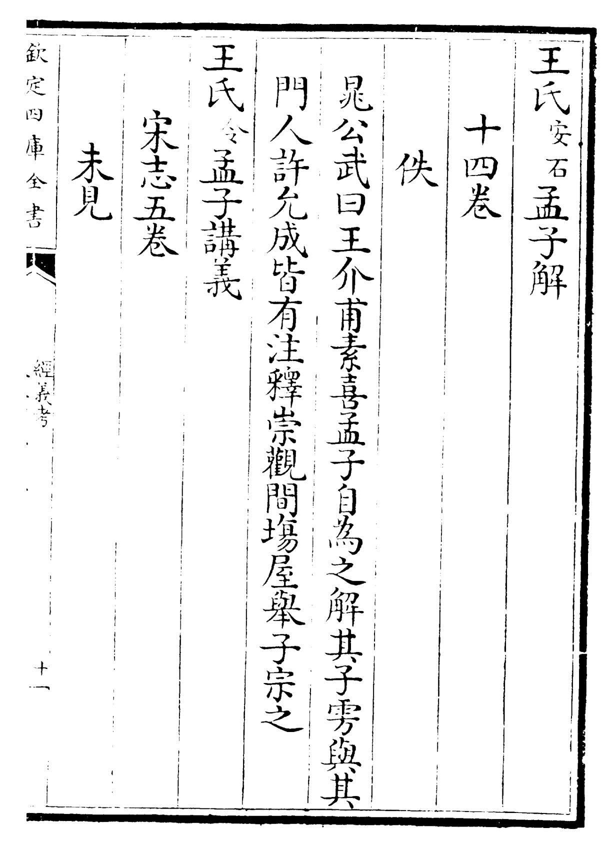
通考十四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準入内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　又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茍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王氏安石孟子解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塲屋舉子宗之

王氏令孟子講義

宋志五卷

未見

令自序曰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於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旣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說者謬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

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為習而未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矣今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之人學是書者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

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事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為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泝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

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此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

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今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今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今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為出入於口耳之間徒以為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

乎

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程子頤孟子解

宋志四卷通考同集止一卷

未見

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近思録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

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張子載孟子解

通考二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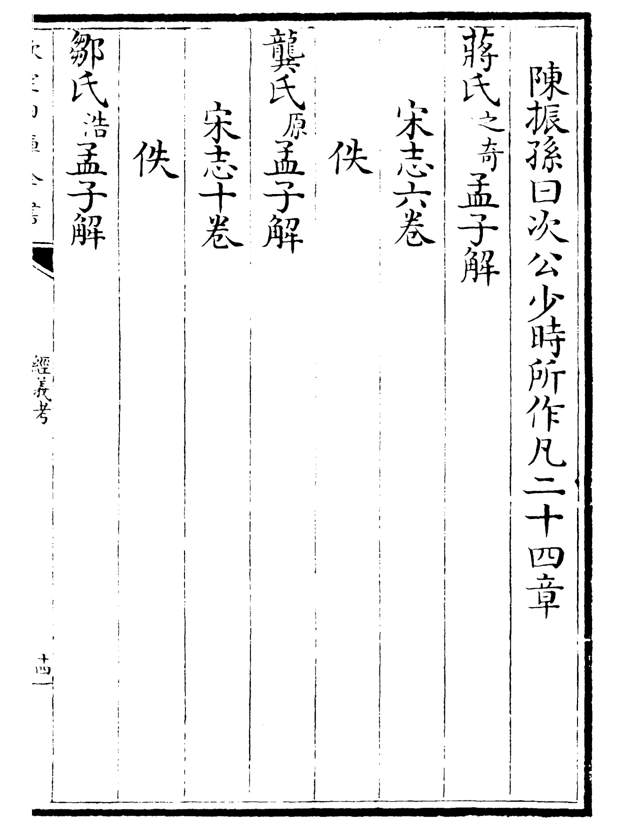
存

晁公武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於後

蘇氏轍孟子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蔣氏之奇孟子解

宋志六卷

佚

龔氏原孟子解

宋志十卷

佚

鄒氏浩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為弒君以周公為未智以匡章為不孝以仲子為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為先務以殃民為可為以戰必克為良臣以逢君惡為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為如

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為天下裂矣然則

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為一而充塞於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已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

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為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為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廓如有出於唐

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為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為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

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問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荅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為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為然哉

王氏雱孟子注

宋志十四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六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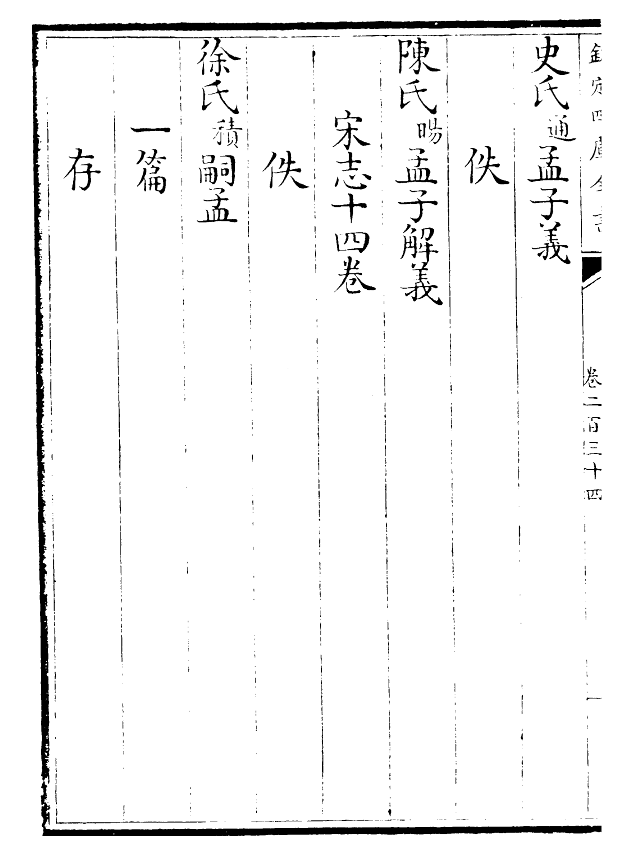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 四

孟子解義 諸

佚

姓譜字希聖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歷知新會縣王安石行新法求歸田里



史氏通孟子義

佚

陳氏暘孟子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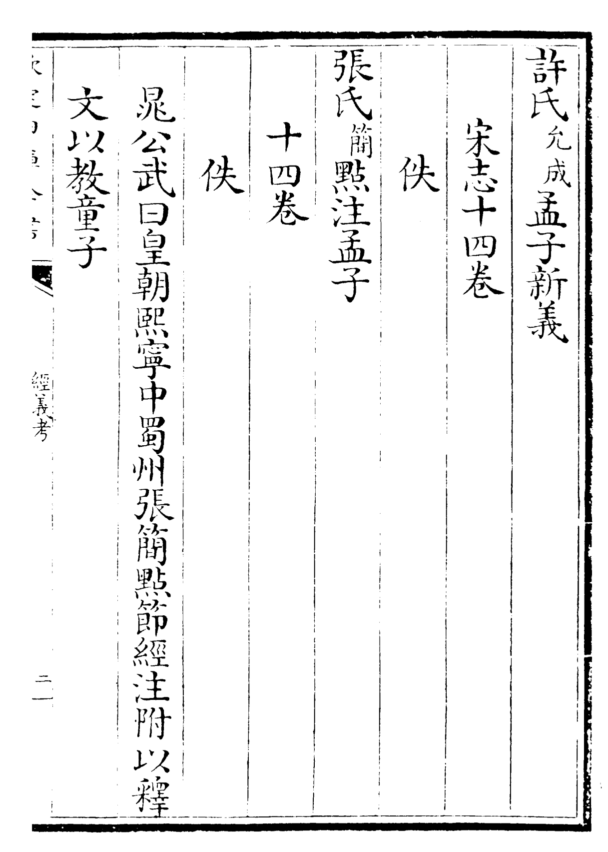
宋志十四卷

佚

徐氏積嗣孟

一篇

存



許氏允成孟子新義

宋志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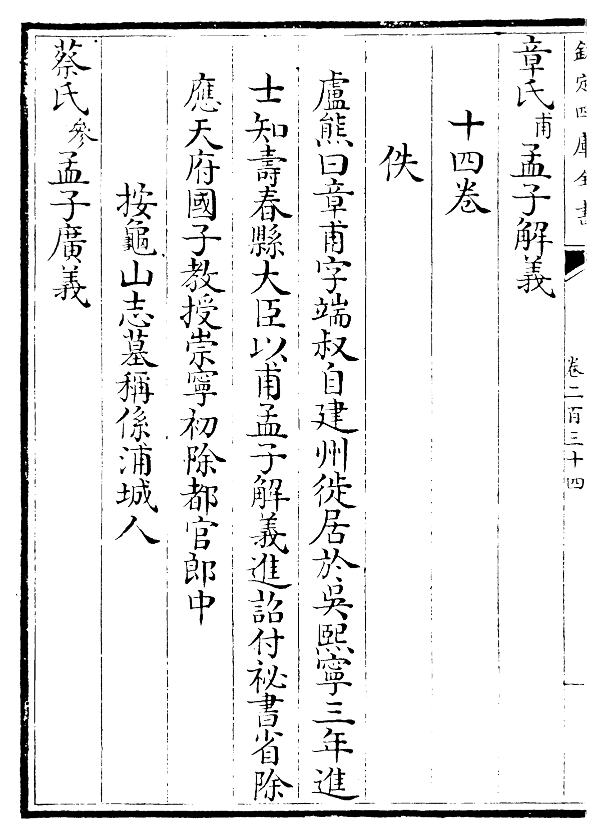
佚

張氏簡點注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熙寧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章氏甫孟子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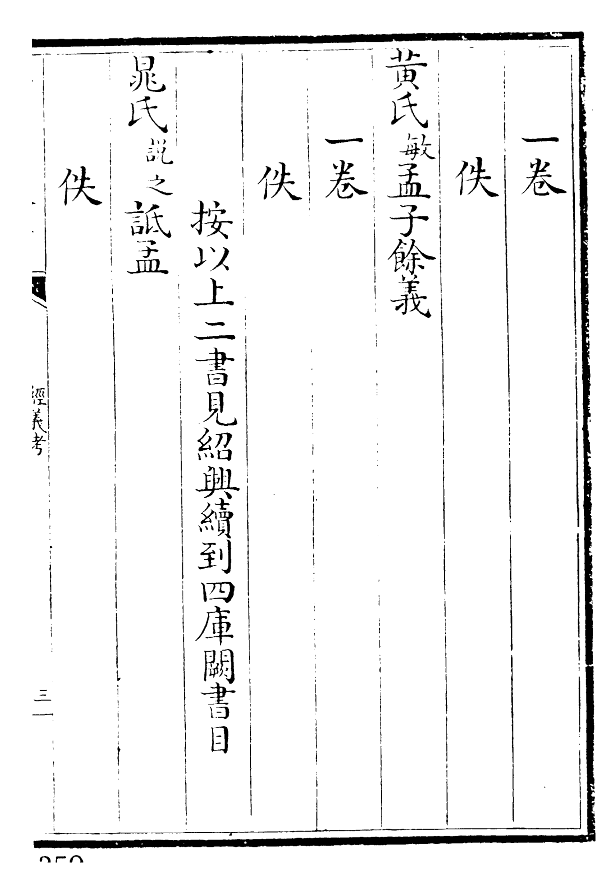
十四卷

佚

盧熊曰章甫字端叔自建州徙居於吳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教授崇寧初除都官郎中

按龜山志墓稱係浦城人

蔡氏參孟子廣義



一卷

佚

黄氏敏孟子餘義

一卷

佚

按以上二書見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晁氏説之詆孟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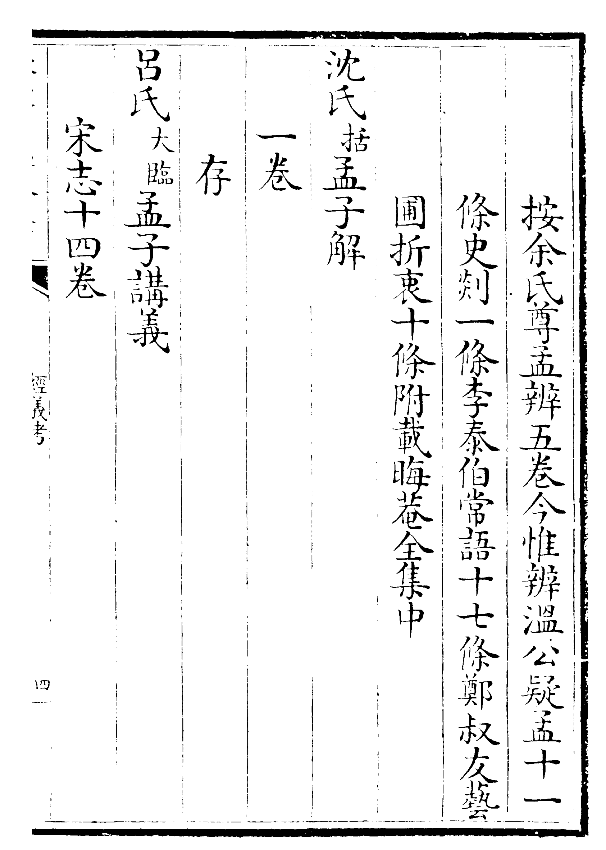
周密曰晁以道作詆孟

余氏允文尊孟辨

通考七卷

存闕

陳振孫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覯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説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按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溫公疑孟十一條史剡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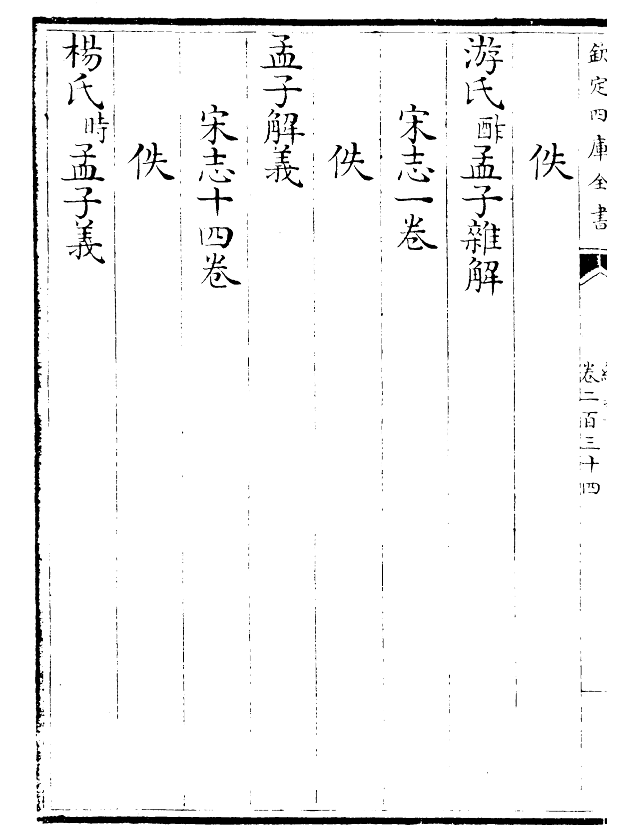
沈氏括孟子解

一卷

存

呂氏大臨孟子講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游氏酢孟子雜解

宋志一卷

佚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楊氏時孟子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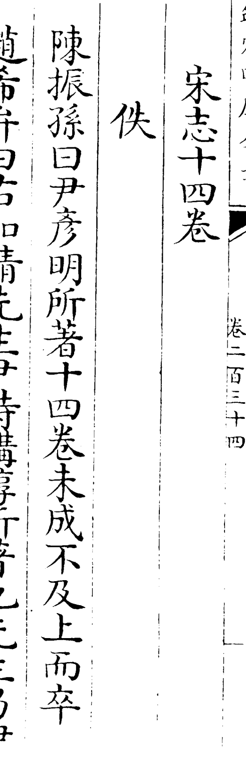
未見

時自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衰周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

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頼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

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迺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户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肯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尹氏焞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佚

陳振孫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趙希弁曰右和靖先生尹侍講焞所著也先生乃伊川之高弟欽宗累聘不赴賜號和靖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説書召既侍講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此本乃邢正夫刻於岳陽泮宮者

林氏之奇孟子講義

佚

之奇自序曰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説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録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

萬章諸人之所録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録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嘗倉姬之訖録値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没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為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没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

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為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為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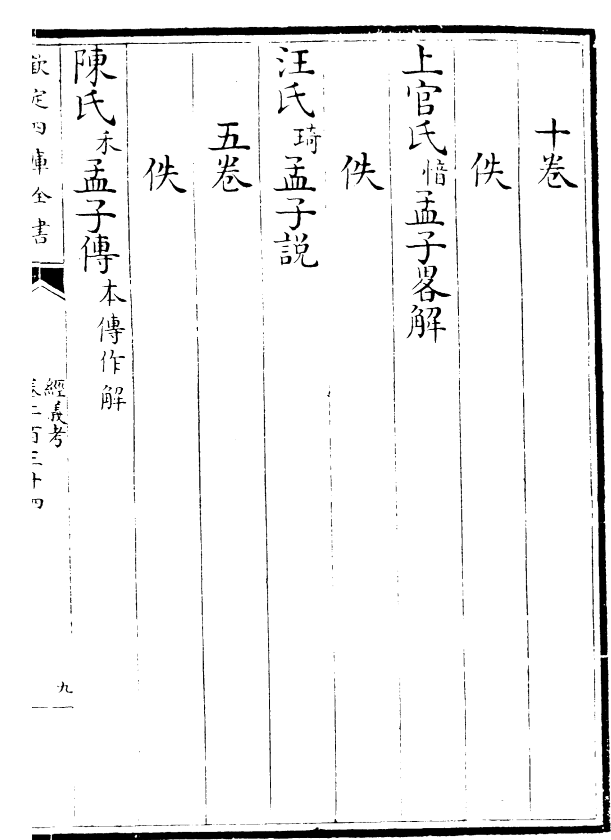
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閒而失其眞者逺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程氏俱孟子講義

四篇

存

葉氏夢得孟子通義



十卷

佚

上官氏惽孟子畧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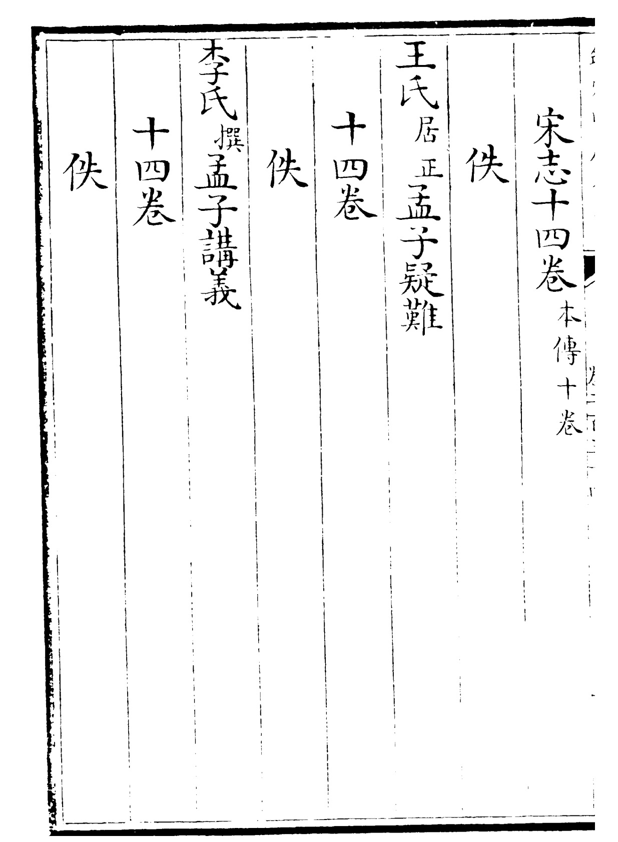
佚

汪氏琦孟子説

五卷

佚

陳氏禾孟子傳本傳作解



宋志十四卷本傳十卷

佚

王氏居正孟子疑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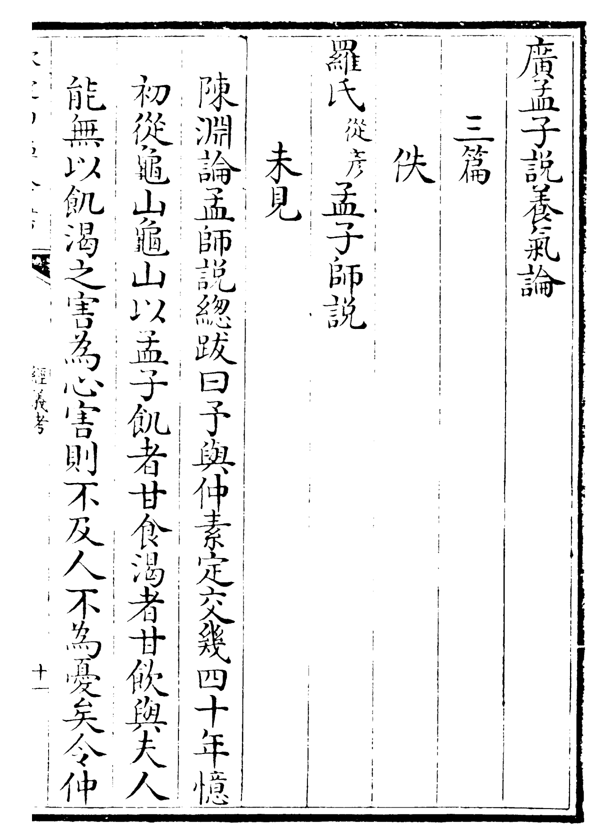
十四卷

佚

李氏撰孟子講義

十四卷

佚



廣孟子說養氣論

三篇

佚

羅氏（從彥）孟子師說

未見

陳淵論孟師說總跋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今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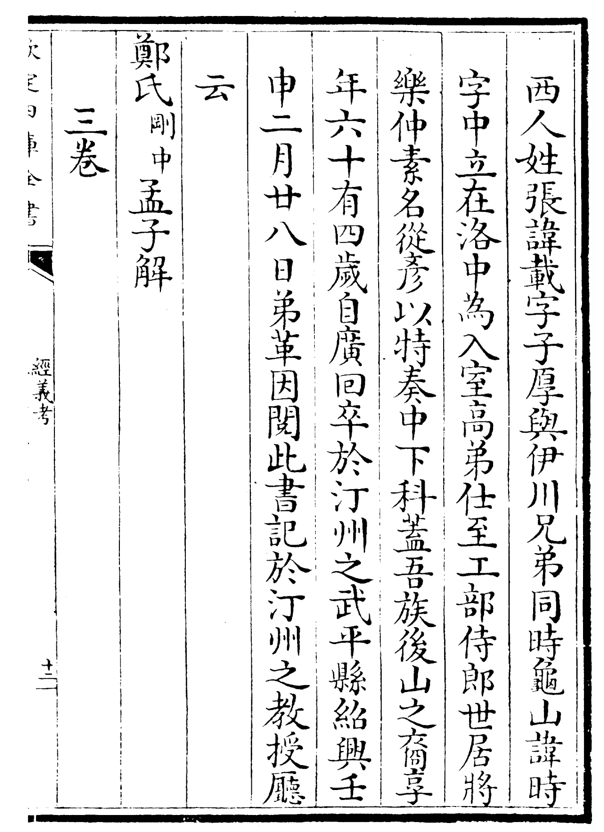
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累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遷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

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我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録一本以備玩味今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

紹興辛酉正月

羅革跋曰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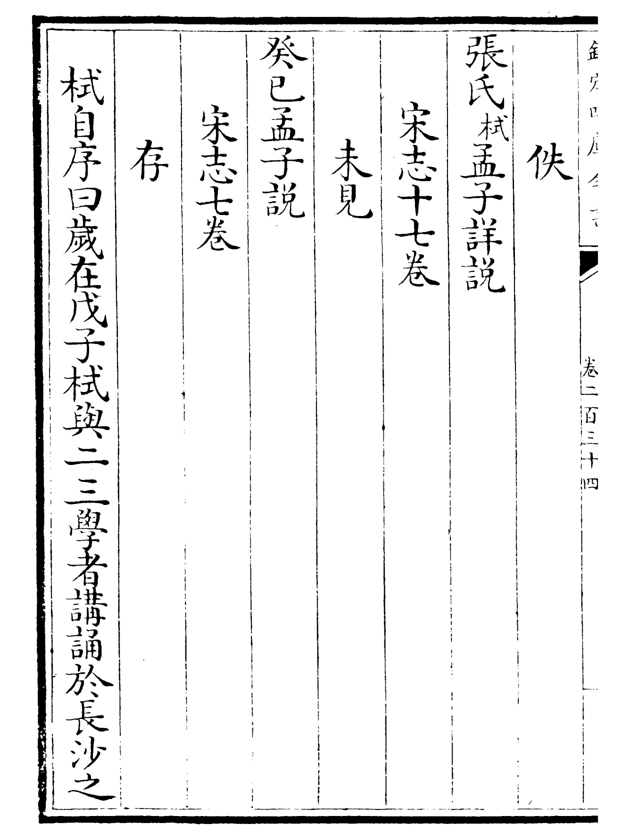
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横渠論説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録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本録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予此本廖諱衙為龜山之侄壻議論尤得壼奥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横渠先生陜



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為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名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二月廿八日弟革因閱此書記於汀州之教授廳云

鄭氏剛中孟子解

三卷



佚

張氏栻孟子詳説

宋志十七卷

未見

癸巳孟子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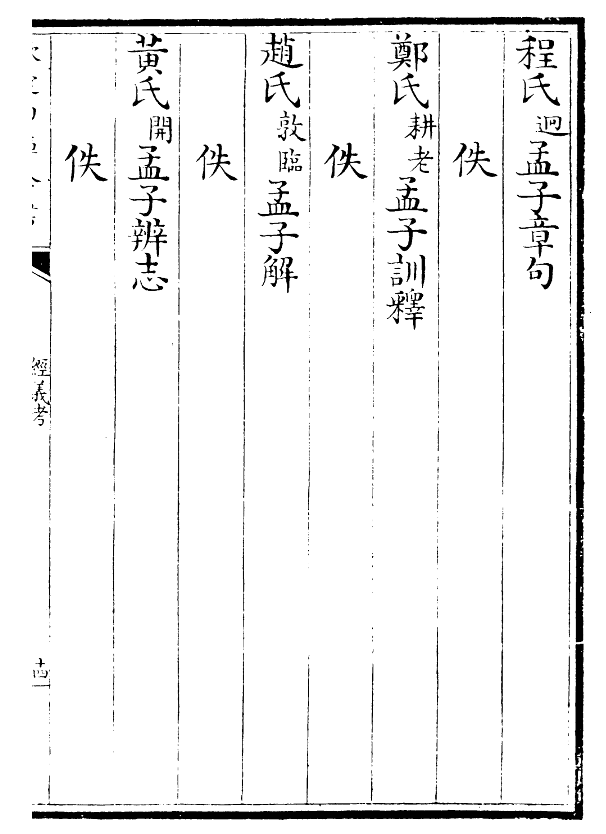
宋志七卷

存

栻自序曰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

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為孟子説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説多不滿意從而删正之其存者葢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强大威力為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

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為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為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為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程氏迥孟子章句

佚

鄭氏耕老孟子訓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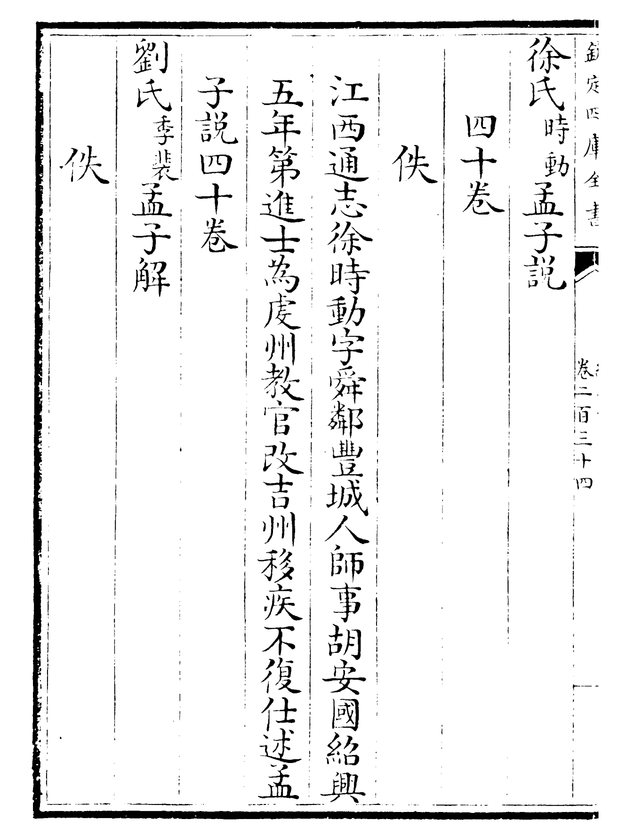
佚

趙氏敦臨孟子解

佚

黄氏開孟子辨志

佚



徐氏時動孟子說

四十卷

佚

江西通志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師事胡安國紹興五年第進士為虔州教官改吉州移疾不復仕述孟子說四十卷

劉氏季裴孟子解

佚

張氏九成孟子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孟子拾遺

宋志一卷

未見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

而孟子書尤究心焉

施氏德操孟子發題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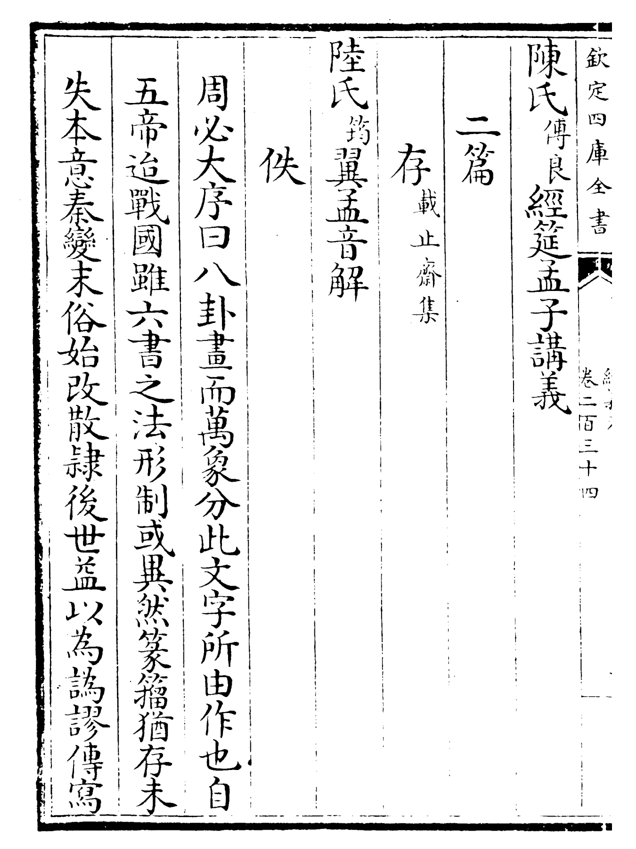
潛說友曰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實有强立不惑之見

郎曄跋曰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横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發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篡甚富未暇裒録偶得其孟子發題

輒録本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

兩浙名賢録德操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學者稱爲持正先生

按張子韶祭彦執文予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又與彦執書稱其發於言辭粹然可録今孟子發題一篇附載横浦集後



陳氏傅良經筵孟子講義

二篇

存 載止齋集

陸氏筠翼孟音解

佚

周必大序曰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五帝迨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籀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散隸後世益以為譌謬傳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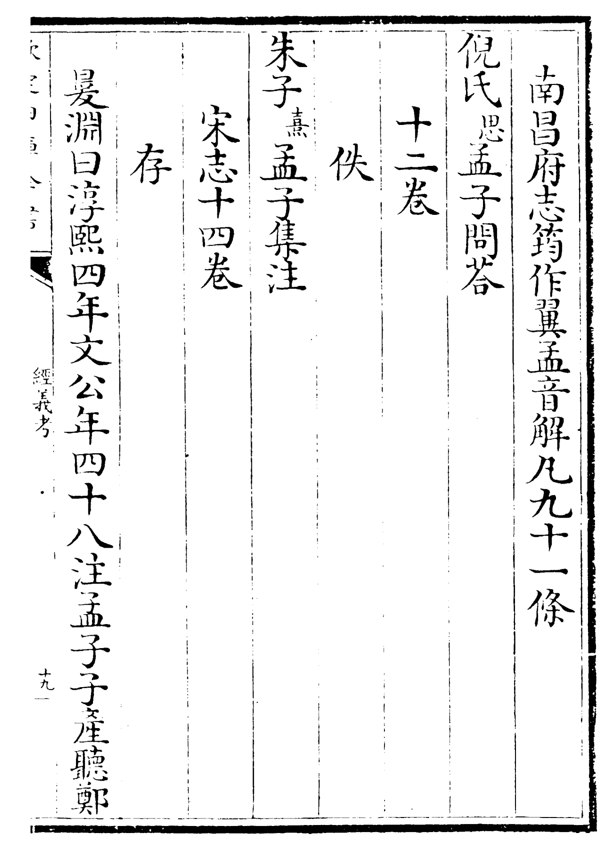
六經論孟間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為注解因今韻立音訓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為不少矣韓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古字故寶蓄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以為依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嘉材諱筠一字元禮博習修潔登紹興巳丑進士第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涖初主貴溪簿闢邪說而正官廳王右史洋為之記厥後魔賊焚縣相戒獨留簿廳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司參

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
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
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
罄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韶䀹子為牟
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本作婐之類粲若白黒至論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
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
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歴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别

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為之辭人不謂然葢異端之作其來已久於舜平居附會巳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殆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敘

先志請序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慶元六年四月戊戌

江西通志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紹興中進士官江西帥司參議奉祠平生好孟子因著翼孟音解嘗過豐城僑居南禪寺綠筠軒愛其名與已協遂留不去



南昌府志筠作翼孟音解凡九十一條

倪氏思孟子問荅

十二卷

佚

朱子熹孟子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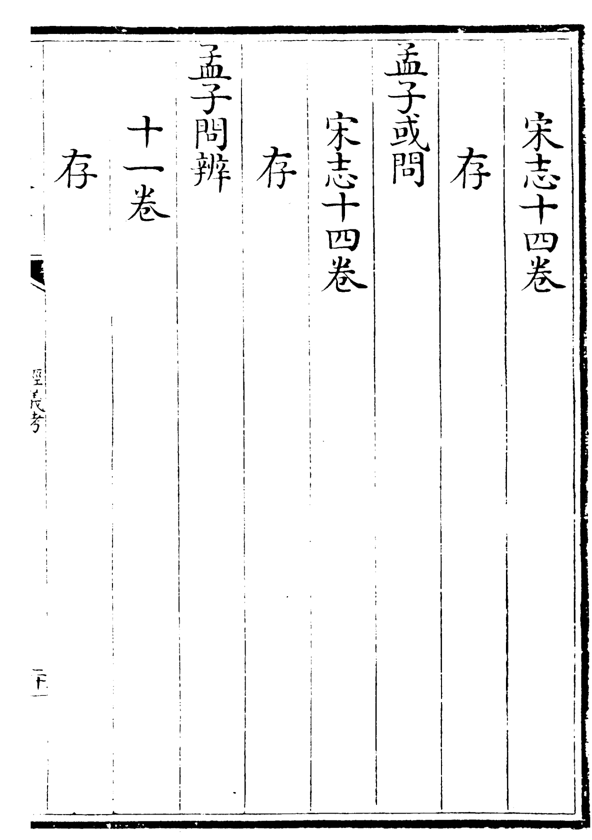
宋志十四卷

存

曼淵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

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間涸陰冱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涷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孟子集義初名精義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或問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問辨

十一卷

存

右見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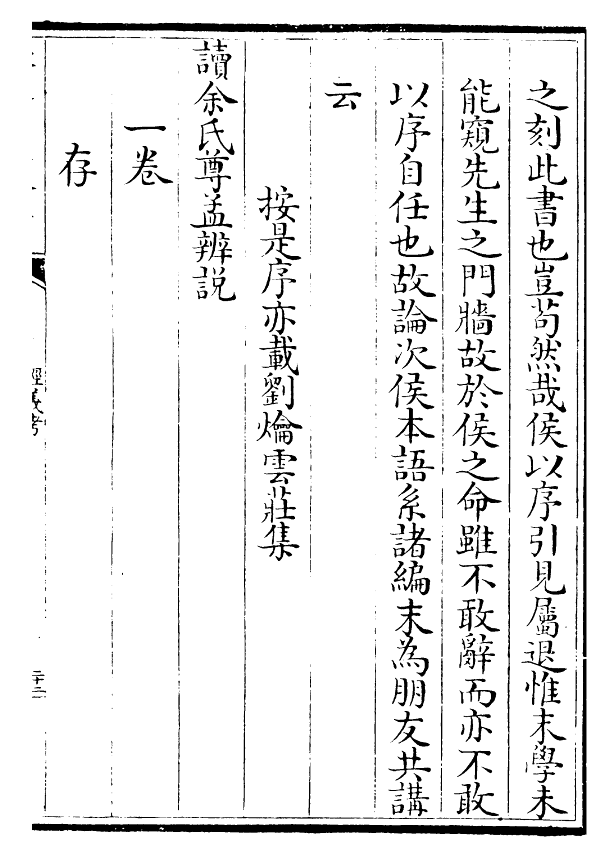
孟子要畧

未見

眞德秀序曰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

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

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别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藴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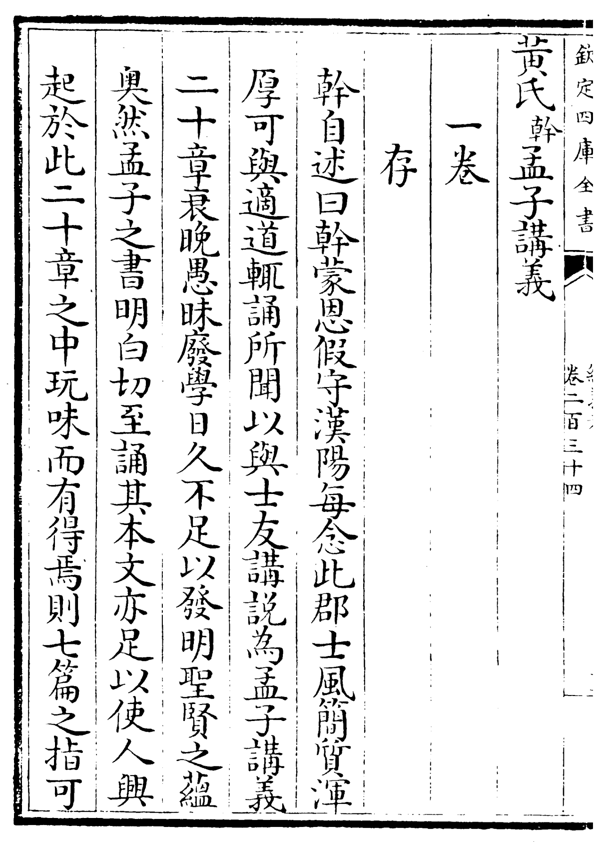
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為朋友共講云

按是序亦載劉爚雲莊集

讀余氏尊孟辨說

一卷

存



黄氏幹孟子講義

一卷

存

幹自述曰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説為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藴奥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

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為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

輔氏廣孟子答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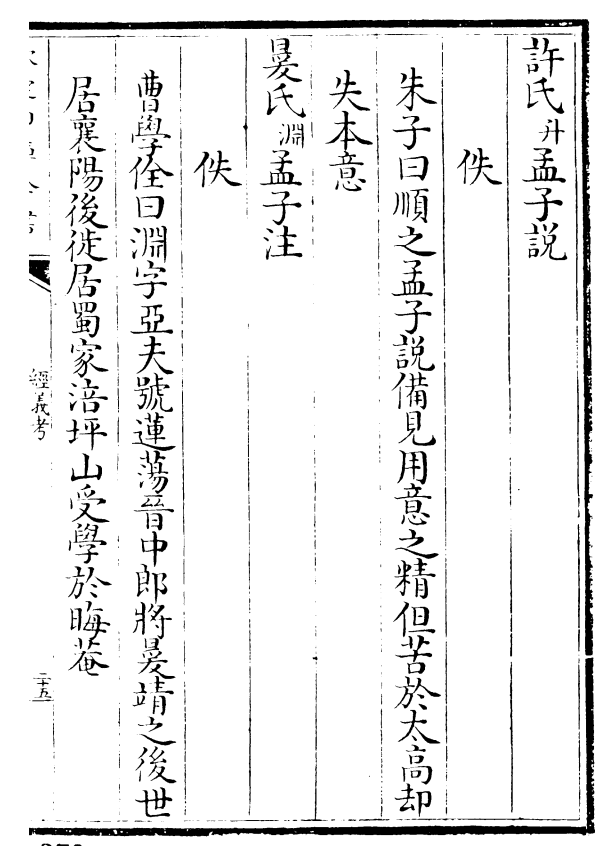
未見

袁桷論孟答問總序曰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注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於空玄二者之弊遂淪

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歲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説至道粲於簡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别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為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

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曰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楠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行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斷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為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者多務

博雜然前陳莫知簡擇予獨病之合黄輔以傳則文公援受之旨益得以達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於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黄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為文公親授黄公之澤已斬輔氏為未墜是可良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許氏升孟子說

佚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苦於太高却失本意

晏氏淵孟子注

佚

曹學佺曰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靖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菴

鄒氏補之孟子注

佚

馮氏椅孟子圖

佚

張氏顯父孟子問答

佚

戴銑曰顯父字敬之

劉氏砥孟子注解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